



悦读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08

2026.6.24 星期三

责编:曹玉

邮箱:sdlbwb@163.com

布谷 是另一种乡音

□董剑

穿透雨后的寂静
它的鸣叫
律动如钟摆
在田野的空旷中
敲打着密林深处

蝉鸣有时是它的和声
以及祖父的吆喝
与清脆的牛铃
交织在一条乡路上
构成田野的交响

我曾踩着这种鸟鸣
重新走向田野
这种来自泥土胸腔
的语言
时常令人感到朴素、亲切、久远

那时生活清贫
炊烟还在母亲手中
垂直生长
那时我还没有
翻越过梦的山丘
在远行的站台上
牵着一轮
风尘仆仆的明月



上学路上听到转角吉他店里有人在弹唱《成都》，低缓的吉他声和着悠扬的歌调缓缓淌出，音韵降解着夏日的喧嚣。我停下脚步，静静站在那里听，只觉心里的积尘在歌声里潜渡，过后只余空游无所依的明净，高爽如初秋的天。

然而，一对斯文的中年夫妇走入了视线，他们挽着胳膊，微笑着看向弹唱者。霎时，酸胀感骤然揪紧我的心口，而后深而密地扎入两腮。那些偷渡的旧尘纷纷逆流，在短暂的滞空后，又簌簌呛满了我整个胸腔。是想到了什么呢？

想到了远在小村庄里的父母，已将半生耕入泥土，可曾有过这样执手散步的悠闲时光？没有顾虑、没有忙碌，不用早天求雨、雨天盼晴，心里是一尘不染的澄静，闲适中还能歌声荡起圈圈涟漪。我甚至可以想象出妈妈带着笑意指给爸爸看的场景，但这只存在于想象里。父母这辈的农村夫妻哪怕再亲昵也不会挽着手臂，他们的爱总是表达得不甚明了，是让来让去的一块囫圇肉、是清早已经热好

的小菜馒头、是上地前早已备好的满满一壶水……而且庄稼人哪能奢求拥有抛开田地的时光？即便有，稍微走两步都会觉得步子发紧——脚底的旧泥扒着地不愿走，然后感觉趾缝间、指甲里、头皮上的土粒纷纷躁动，蹑蹑间开始抓藤扯蔓地想起地里的几亩棉花、几棵枣树，紧接着便似听到孩子哭声的母亲一样着急赶回去瞅瞅，最后搂着老屋说什么也不愿离开。

若有明目张胆的浪漫，也应是他们和土地的。这片土地从父亲未出生时就在等，等他落在沙土上的第一声啼哭，等他吃第一口土里长出来的粮食，等他攥把小铁锹挖起第一铲土，等他第一次接过那把老笨的锄头，等他与那个姑娘在田埂上落下第一对脚印。土地是祖辈时候就养在家里的黄牛，落地便明白了要为这户人家操劳一生又一生，它既像父亲们一样木讷又敏感，又像母亲们一样灵秀而坚韧，摆脱朴实地教养着孩子们。

土里的爱越来越挤，一对又一对父母接续躺下，一捧又一捧爱绿岑岑长出。他们和

它坦坦荡荡地爱着地上的人，所以父母大大方方地侍弄着土地，翻耕、施肥、浇灌，最后等土地温和地将其揽进怀里。土地和父母相互扶持着，把一个家撑得宽宽的、高高的。他们三人自相遇便一直相守，即使单单两只手握住，彼此手心里的土也会相互渗进每一条纹路。

父母同时爱着彼此、土地和孩子，土地如是，我亦如是。土地又何尝不是一直陪伴着我，我又何尝不是土地的孩子？在刚出生时，我抓遍全身也找不出一毫厘的爱可以分享，局促地大哭。但未有一方吝于表达爱，给这一无所有的、身心赤裸的婴孩：父亲守着两个土灶，一锅熬粥、一锅煮鸡蛋，妈妈汗津津地揽着光光的我，我的身下拥着绵绵的细土。而我们的地，已经挑好了一块，用我的名字命名。

相较而言，我给予的爱实在太单薄。青涩的我，需要踩着老屋剥落的土屑，抖落脚底和手心的泥土，漠视着父母赤裸的白发，才能与那个成熟的我相遇。然而触手才惊觉，这弯曲着的标线，是父母额上皱

□杜晓宁

纹的拓本。父母与子女，应是一个轮回吧。我日渐高大，父母却渐渐被时光削骨磨肌，打磨成孩童的粗糙赝品。他们面对“无所不知”的我而变得诚惶诚恐、唯唯诺诺。或是牙疼的母亲瞧见我后赶忙把糖塞到嘴里，或是咳嗽的父亲不自在地用脚尖搓着地上带着火星的烟蒂。而土地，我更觉亏欠。它在莽莽田野里温和地守着我的名字，然而我，我是那把锄头的叛徒，它等不到我的抚慰和相守。我在父母的准予下，拍打着身上的土，在一个个秋天里往背离土地的方向走。它看我日渐陌生，日渐走远，疑惑、不解，最终也只是叹了一口气，抚平了翘起的满身叶子。

思绪拉扯得过长，以至于歌声停止的时候都无法回弹。眼前早已没了那对夫妇的身影，却仿佛出现了另一对身影：女人笑着，指向不远处的田地。男人的目光沿着手指的方向缓缓踱步。地里擎着麦子，田埂上有孩子举着麦穗在跑跳。

两个土脚印，一步落一穗，岁长四方喜，夕暮三人归。

鲍家大院

□郭忠敏

状，依旧热情相待，让乞丐尽管吃饱。乞丐看着吃食，心里又感激又有些诧异，忍不住念叨，从没见过这般大方的地主，竟任由陌生人白吃白喝。

鲍家大院里的人听了，哈哈一笑，对乞丐说：“你尽管敞开肚子吃，我们家别的没有，就是良田多。如果不信，你可记牢了——不管你在我这儿吃多少，屎肯定还得是屙在我鲍家的田地里。”

乞丐听了，只当是地主家随口说的玩笑话，心想：这方圆几十里，还走不出鲍家的地界？他点点头应下，埋头吃饱喝足，谢过鲍家，便转身离开了。

一路上，乞丐憋着一股劲，想找一处不是鲍家的田地解决内急。他一路不停歇，从头晌午走到天傍晚，腿脚走得酸痛，肚子里的憋胀越来越厉害。实在是憋不住了，他四下张望，见路边是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地，便赶紧跑到地里，痛痛快快地解决了。等浑身舒坦了，乞丐才想起鲍家人说的话，他忙朝着还在地里干活的人喊道：“老乡，请问这是谁家地啊？”

那锄地的人直起腰，擦了

沾化打磨(当地人读 mei 音)李村，藏着一处百年老宅——鲍家大院。这院子的主人，是解放前赫赫有名的乡绅鲍凤阁。

与那些高墙深院、雕梁画栋的地主庄园不同，鲍家大院留存的几排老屋，不见奢华张扬的气派，透着一股质朴的厚重。历经百年风雨冲刷，虽然褪去了旧日“屋舍通联”的煊赫模样，却依旧稳稳地立在乡土之上，被寻常人家的烟火气包裹着。

我与友人慕名而来，房子的主人淳朴热情地引我们绕宅而行，又邀我们走进屋内细看。房基的青砖被岁月打磨，虽染了风霜，却依旧透着温润的光。那道曾是大院门面的栅栏门，如今成了村里一户人家的寻常院门。大院那扇厚重的木门，早被东杨村一户徐姓人家搬去，友人与那户人家相熟，说定了日后要去寻踪。

饱经风霜的老屋，有一种岁月沉淀下来的敦实厚重。旧时鲍家营建宅院的匠心与考究，留在了一砖一木的细微之处。墙体基座以九层青砖层层垒叠，深埋地下的地基亦是同数规整筑就，上下相契。

因这厚固的根基，任凭岁月的风雨侵蚀，老屋依旧稳如磐石，岿然不动。墙体留存着旧日砖刻，历经寒暑风霜，斑驳的纹路写满岁月悠长。细细望去，雕工的精巧细腻依旧清晰可辨。粗直的百年榆木梁檩托举着整座屋宇，撑起悠悠流转的光阴，承载了无数的晨昏春秋。还有那精致的木格栅，古朴典雅，浸染了时光。这些隐藏的细碎，远比坊间流传的轶事，更能真切印证鲍凤阁昔日家底的丰裕殷实。

关于鲍凤阁的传说，最出名的还是他家的地多。方圆几十里的田地都归鲍家所有，一眼望不到边，年年都是丰收的光景。

虽说家大业大，可鲍家从没有仗着家财欺压乡邻，反倒有一副好心肠，是远近闻名的善心人。不管是流离失所、远道而来的乞丐，还是挑着担子、走街串巷的货郎，只要走到他家大门口，想要口饭吃，他家从来不会赶人，总是吩咐家里的长工，端上热水干粮，慷慨接济。

这一天，又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来到鲍家门前，哆哆嗦嗦地想要口饭吃。鲍家见

擦脸上的汗，笑着回道：“这方圆百里，哪有别人家的地，全都是鲍家的田啊！”

乞丐一听，顿时愣在原地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这才明白，鲍家说的不是玩笑话，他家的土地，果真多得望不到边，自己走了一天，终究还是没能走出鲍家的地界。

后来，这件事就在乡间传开来，成了人人乐道的故事，被编成了顺口溜：“不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都是打磨李家鲍凤阁的。”这直白的传唱，道尽了他当年的富足。只是再鼎盛的光景，也敌不过时光的流转。昔日的大院，如今只剩几排老屋，在炊烟袅袅中静观晨昏交替。

城镇化的脚步正匆匆赶来，乡村的模样一天天换新。老屋的墙头上，野草荣了又枯。屋檐下的瓦当，落满了尘埃。我不知道这承载着百年记忆的鲍家大院，还能在乡土上伫立多久。或许某天，它也会化作一缕乡愁，湮没在时代的洪流里，只留下那段民谣，在风里传唱。